

岁月凝香

半见春柳

■安小悠

第一次遇见“半见”这个词，是在一本文学杂志里。当时，心像被春风轻轻挠了一下，莫名欢喜——不是全见，不是不见，而是“半见”，像怀抱琵琶的女子掀开珠帘的一角，容你瞥见她的容颜，却又半遮面不肯让你全部看见。当得知它是一种颜色，且专属于早春，要新柳才肯吐露，要日光斜斜地照过来，要风在枝头停一停，那层欲说还休的浅黄，才肯羞答答地现一现身，我便对它萌生了痴迷的爱意。

心里想着这个词，我便格外留意今春的柳色。在等待的日子里，我把思绪转到诗词里，想从中找找半见的柳色。贺知章的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”太有名了，但我觉得，他的柳色太浓，非

半见；徐志摩的“那河畔的金柳，是夕阳中的新娘”又太艳了，也非半见；直到在杨巨源的诗句里读到“诗家清景在新春，绿柳才黄半未匀”，那才黄半未匀的柳色正是半见。它从枝条深处慢慢洩出，带着三分怕人知晓的躲闪，又有七分盼人知晓的企盼，近看若有，远看若无，教人心里软软的，似乎也要冒出绿芽来。

儿子在市人民公园附近练球。把他送到球馆后，我便溜达到公园去看柳。下午3点左右，日光斜斜地穿过柳枝，那些新芽像雀舌，春风不说话，只轻轻吹着，但那婀娜的柳枝，却生出无数的叽叽喳喳。对着湖，挨着一棵柳树坐下，它能给你说上半天话，说的都是春光里顶小的秘密：说昨夜微雨，如细丝，如花针，如牛毛，非要濡湿它的美梦；说南方归来的燕

子，已经商量好在谁家屋檐安家；说泥土里伸出的蚯蚓，懒洋洋地翻身；说岸边的玉兰，一夜炸开了满树的白鸽；说迎春是整个公园里的土豪，随手一撒就是满地碎金开……它的话，五辆马车都装不下。

坐久了，人便有些晃神，往事就随着春风，攀着柳枝一件接一件地来了。忽然觉得，人活一世，真该学学这柳——该落时从容地落叶，该发芽时尽情地发芽。它不留恋旧年荣耀，也无惧在伤疤上重长新芽，年年春天，都把自己活出新模样。而我们，总不肯放下从前，宁愿背负沉重的往事在前路蹒跚。新的一年，愿我们都能如这柳，好好打扫悔恨，发新的芽，忘旧的人。

倪萍的姥姥说得对：“饭可以少吃，眼睛可不能饿着。”这个春天，我的眼睛

着实被这半见的柳色喂饱了，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路边，还是在静静流淌的沙澧河畔，或就在此刻的湖边，那一树树半见的春柳，是光影在嫩黄与淡绿间做的游戏，是时光在枝头写下又擦去的关于生长的秘密、关于时光的真相。这时仿佛有了新的体悟，原来半见并非遗憾，它是春光中最仁慈的留白；它亦非不足，而是给万事和明天预留的一寸转圜的余地。

亲爱的你，如得闲，也去看看柳吧！趁柳色半见，看看那新生的希望如何谦逊地低垂，看看温柔的春光如何在枝丫间跃动。我们不必事事追求圆满，甚至不必执着于结果，因为生活最本真的启示，都写在了半见的柳色中——世间最美的，往往正在成为；世间最好的，总在将满未满之间。

生活 哲思

活成自己的靠山

■石 闻

生活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，新鲜事物如潮水般涌来，令人眼花缭乱，也常叫人措手不及。

许多人一边拥抱AI，一边恐惧AI。同一个岗位，过去需要十个人热火朝天地干，未来或许五个人就能胜任——因为每个人都有了AI为助手。在某些行业，情况可能更严峻、更无情。回到每个普通人身上，最揪心的莫过于：我会不会成为被替代的那一个？茶余饭后，焦虑如影随形，不安暗自蔓延。AI是否会夺走我们的工作？我们又该如何应对眼前的挑战？

太多的不确定，织成一张巨大的网，让人心生迷茫。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考验，许多人感到手中缰绳脱落，掌控感荡然无存。该怎么办？答案或许各有异。

在《一年顶十年》里，作者剽悍一只猫的一句话，如一道光劈开迷雾：“让自己变得更好，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。”这话听起来虚吗？像一句正确的空话。但它实在吗？千真万确，字字铿锵。

这让我想起刚上班的那年。一个毛头小子，除了一腔热情，几乎一无所有：城市是陌生的，经验是肤浅的，人脉是寥寥的，薪水是微薄的，连东南西北都常分不清——活脱脱一个职场小白。

那时候流行搭档干活，有一位长得胖胖的同事，明知我们是老乡，却总是不冷不热，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。有活儿、有聚会，他很少叫我，总围着他看中的那几个人转。当时我心里难免泛酸，暗自嘀咕：“这算哪门子老乡？”却也无可奈何。

如此不温不火、不咸不淡地过了一年多。渐渐地我对城市熟了，业务精了，认识的人多了，工作量也翻着跟头涨上去，甚至还在一个季度的绩效排名里，夺了魁，拿了个“首席”。

这时，那位同事对我的态度悄然转变。合作多了，聚会也常喊上我。一次酒过三巡，他拍着我的肩膀，笑着说：“你小子行啊，当初真没看出来，现在干得风生水起，得对你刮目相看了。”接着，他吐了句更直白的话：“人嘛，你混好了，别人自

红尘 百味

至味在家常

■陈 聪

人到中年，嘴巴竟总往儿时的味道里钻。小时候家里的大铁锅，永远绕不开萝卜和白菜。家里孩子多，地里农活忙，母亲从不会细切慢剁做细活，我的记忆里萝卜都是切成拇指粗的条儿，白菜是巴掌大的块儿，囫圇往锅里一扔，“咕嘟咕嘟”炖上大半天。哪天抓把粉条丢进去，弄顿粉条菜，就算是难得的加餐。乡下人家隆冬早上的餐桌，无非是这两样翻来覆去，炒着、熬着，炸个丸子都是春节才有的花样。那时候心心念念的，是锅里换成黄灿灿的土豆条，那才叫改善生活。

说干就干，翻出小红书的教程，从冰箱拿出娃娃菜，一片片剥开洗净，省了切配功夫。香菇、火腿切片，最关键的是炸蛋花。我炸了三个鸡蛋搅匀，往热油里一倒，筷子慌忙忙拉，最后只炸出一堆金黄碎絮，与教程里蓬松如云的炸蛋花完全不同。罢了，自家吃的，哪用讲究卖相。

葱姜蒜配几粒花椒下锅，“刺啦”一声，香气窜出来，娃娃菜倒进去，加生油、蚝油和盐翻炒，菜叶一软断生就盛出来。锅里重新倒油，撒把面粉小火慢炒，白面粉渐渐烘成浅黄，空气里飘着烤馍干的焦香。这时赶紧冲开水，把面糊熬成奶白的汤底。

趁着汤的滚头儿，把娃娃菜、碎蛋花、香菇片、火腿片全推进去，盖盖小火慢炖。火苗柔柔舔着锅底，锅里“咕嘟咕嘟”响得悠闲，娃娃菜炖得甜丝丝缕缕飘出来——还是儿时的味道，如今闻着，竟格外熨帖踏实。

掀开盖子，抓把粉条撒进去，透明的粉条转眼吸饱汤汁，整锅汤冒着泡泡泛着光。再炖十分钟，关火前滴几滴香油。迫不及待地盛一碗上桌，稠乎乎的汤里，娃娃菜炖得酥软欲化，碎蛋花藏在汤里嫩香，香菇炖得胖嘟嘟的，火腿添了咸鲜。所有滋味都被稠汤裹着，暖融融地揉在一起。

一家人围着桌子捧碗慢喝，暖意从舌尖滑进胃里，漫遍全身。窗外是新年的咣咣白雪，屋里热气腾腾，爱人和婆婆连声说着“好喝”，一碗下肚，心里暖乎乎的。

原来最好的滋味，从来都是这般平常。不用稀罕食材，只消一点儿耐心、一点儿时间，把日子和念想都炖进这碗家常汤里，喝下去，身暖了，心也安了。

心灵 漫笔

■苏红军

母亲是郾城区实验中学的退休教师，2009年去世，至今已17个年头了。

母亲名叫朱爱兰。她在裴村学校任教多年，把青春和汗水洒在那片乡村的土地上，把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写在了广阔的田野间。1980年，她调入郾城二中——也就是郾城区实验中学的前身，那年她40岁。到了二中，她便担任班主任。记忆中，每天清晨，她总是早早进班，给学生辅导功课；下午学生打扫卫生，她也拿起扫帚，和孩子们一起清扫。

20世纪80年代，上课时还没有扩音器，教师全凭一副好嗓子，母亲因此练就了大嗓门。有一次，我和同学路过她讲课的教室，驻足听了一会儿，同学说：“朱老师讲课声若洪钟，字正腔圆，真好听。”我听了，心里一半是自豪，一半是心疼。自豪的是母亲的辛苦被旁人看在眼里，心疼的是她一天下来口干舌燥。有一天，她让我看看她的

腿。她用手指一按，小腿上便陷下去一个小窝——那是水肿。后来，我上了医科大学，回想起来才明白，母亲那耐心脏恐怕就有了病患，只是她不懂，也不在意，仍旧拼在教学第一线，不遗余力。

母亲在班主任岗位上干就是十多年。她班里有男生，母亲病故，姐弟四个中只有一个男孩，从小被娇惯。母亲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，导致他厌学、逃学，不进学校，在大街上、河堤上游荡。母亲心疼这个孩子，就把他找回来，一次次和他谈心，用温暖去捂那颗凉了的心。有一回，母亲把他叫到家里，说着说着，男孩哭了起来，母亲也红了眼眶，流着泪对他说：“我和你母亲是师范同学，她生前把你托付给我，就是让我好好教你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不管，对不起你母亲。你这样放纵自己，又怎能对得起她？”那番话，句句掏心掏肺，深深打动了男孩。后来，他收心向学，考上了大学，如今已是一名领导干部。

红 烛

母亲教语文，学生交上来的作文，一本一本仔细批阅，错别字一个也不放过，圈出来，改过来，再用红笔写上温暖鼓励的话。她带的初中毕业班，那年的中招考试成绩是全校最好的。

1995年5月，母亲快55岁了，再有半年便可退休。那时，她负责住校女生的寝室管理工作，晚上坚持在女生宿舍值班，陪伴孩子们就寝。许是太劳累了，有一天回家后，她觉得身体沉重，坐下便站不起来。她没当回事，第二天又去了学校。等到病情加重，家人才慌忙送她去医院——脑部血管栓塞。经治疗，终是落下了后遗症。

2009年春节，久病的母亲终究还是走了。那天，白光一闪，室内有香气氤氲，她带着对人间世的眷恋，灵魂升入了天国。

如今我也站在讲台上，每当拿起红笔批改作业，便想起母亲当年在灯下圈点文字的模样。那一支红烛，燃尽自己，却照亮了那么多人的路。她正直、善良、勇敢、勤奋、忠诚的精神，早已



长在我的心里，成为我不竭的力量。我知道，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斗——冥冥中，母亲一定在注视着，鼓励我勇毅前行。那一支红烛，从未熄灭。它亮在我心里，也亮在我站上的每一方讲台。

追 思

■杨建军

父亲去世五年多了。这五年多来，我总在梦里见到父亲。

父亲叫岳岳衡，1948年2月15日出生在湖南省衡山县的一个普通农家里，2021年11月15日在临颖县农村的一家养老院去世。

父亲为人忠诚老实，勤俭善良，心灵手巧。虽然工作繁重，但他自学了许多乐器项目，吹拉弹唱可谓样样精通。20世纪60年代，父亲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与祖父一起落户衡山

县师古人民公社。经人介绍，他认识了母亲，并组成了家庭。后来父亲作为知识青年招工回城，在衡阳火车站当搬运工人。我们姐弟三人成了工农阶级的后代。

父亲小时候很调皮，祖父不喜欢他；长大后因为饭吃得多，祖父更不喜欢他。在祖父的高压之下，父亲一生谨小慎微。祖父曾经受过高等教育，加上有祖传的中医秘方，自己又好学肯干，在南岳周边一带小有名气，方圆百里的病人都来找他。父亲曾经想跟祖父学中医，但被祖父断然拒绝。父亲并不气馁，经常观察祖父如何抓药治病。渐渐地，父亲逐渐替代祖父打理许多医药上的事情。

1996年，我考上了重点大学，后来又又到政府部门工作。父亲以我为荣，逢人就夸。但我常心有愧疚，因为常年

在外，并没有多少时间陪伴父亲和母亲。

别看父亲寡言少语，但他说笑话的本事很高，我们一家人尤其是母亲经常被逗得捧腹大笑。父亲另一个爱好是打湖南字牌。晚年的母亲喜欢唠叨，加上家里糟心的事情较多，父亲心里气不顺，所以经常外出打牌。

2013年6月，父亲中风偏瘫。为了便于康复，我把父亲从衡阳接到了漯河，辗转去了几家医养结合的养老院，进行中医针灸等各种康复治疗，但效果不是很好。

2021年12月18日中午12点35分，我从洛阳栾川乡村振兴学院培训结束，正坐在返回漯河的大巴上，突然接到父亲所住养老院院长打来的电话：“你父亲快不行了，赶紧回来见最后一面。”我无声哭泣。等我赶到

养老院时，父亲已经咽气多时。

父亲一生坦坦荡荡，不占公家一分钱便宜，老实做人、踏实做事，勤勤恳恳、清清白白，在衡山县运输公司等单位上班时，经常被评为先进工作者；2008年退休后积极参与街道的治安巡逻等事务，经常被评为先进个人。在街坊邻居和亲戚朋友的口中，父亲是那个口碑极好、老实过头的好人。他经常对我说：“小心驶得万年船。”告诫我们要公道正派，诚实守信，不贪不占。我始终遵从父亲的遗志，在单位里老实做人、踏实做事，敬业奉献、努力工作。

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愿父亲安然长眠。

人类的心灵

■李 玲

彼此相辅相成，相融相通。

人类是一个家庭，这世界我们共同拥有，这人间我们共同组成。不要让心与心，比星距离还遥远，不要让我我他，比其他异类更陌生，不要让硝烟弥漫，笼罩恐怖的阴影，不要让歧视傲慢，隔膜让人心灰意冷。

多一些珍惜与尊重，

多一些谅解与宽容，多一些天人合一的境界，多一些求同存异的心胸。在蔚蓝色的地球上，大爱与真爱的承载才是唯一的永恒。

让春花更美，溪水更清澈，孩子快乐歌唱，鸟儿欢跃啼鸣，让烟云散去，惠风和畅，天空湛蓝清明，大道更光明。比海洋比天空更广阔，这才是属于我们人类的——美好心灵。

诗 风 词 韵

游繁城

■ 来 向 阳

西江月·拜谒受禅台有感

东汉末年纷外，群雄逐鹿中原。萋萋高土说尧禅，方地圆天显现。三绝碑中作证，千年遗迹流传。九重归一筑灵坛，祭告神州大典。

天净沙·题三绝碑

司空王朗神文，尚书梁鹤书珍，太尉钟繇刻珉。受禅隐调，变移风日多闻。

在浩瀚的宇宙中，太阳是一颗星球，月亮是一颗星球，地球是一颗星球，亿万颗星球，在不同位置和轨道上，彼此相存共生，相守永恒。

在茫茫的人海里，你的一颗心，他的一颗心，我的一颗心，亿万颗心灵，在不同民族文化基因中，

(作者系漯河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处长、心理学教授，已退休)